

正雪绘马

〔日〕冈本绮堂 著

〔日〕三谷一马 画

〔日〕茂吕美耶 译

江戸 雪 外 馬

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

冈本绮堂
おかもと きどう

〔日〕冈本绮堂 著
〔日〕三谷一马 画

〔日〕茂吕美耶 译

正雪绘马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授权，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9-220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雪绘马 / (日) 冈本绮堂著 ; (日) 茂吕美耶译.
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6
(日本推理名作选)
ISBN 978-7-5463-3018-1

I. ①正… II. ①冈… ②茂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5604号

书 名：正雪绘马
作 者：[日]冈本绮堂
译 者：[日]茂吕美耶
出 品 人：周殿富
策 划：国文创意
策划编辑：渠 诚
责任编辑：渠 诚
装帧设计：未 氓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：7.375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
印 次：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3018-1
定 价：20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代序

冈本綺堂

祭典

东京显著衰落的是祭典。江户时代以来的三大祭典是典麴町山王、神田明神、深川八幡，几乎名满日本全国，但那些祭典已衰落得失去了往昔风姿。即使出生在东京的人，二十岁一代的不用讲了，三十岁一代的恐怕也没人看过真正的祭典。可见很久很久以前，东京的祭典就已衰落了。

大地震以后另当别论，但大地震之前虽也举行形式上的祭典，却是名副其实的“形式上”，顶多有鳞次栉比的灯笼和花车而已。那花车也并非由各町之内抬出，氏子^①地区也大抵鸦雀无声，毫无所谓天下祭典的盛大气势。

根据我的记忆，神田祭典在明治十七年^②九月还留有往昔风姿，那时首次举办祭典竞赛活动。祭典期间九月十五日遭逢大风雨，光东京府就倒塌了一千零八十户，半倒则有二千二百二十五户，灾情惨重，神田的花车棚子都被吹倒。不

① 祭祀同一氏族神的居民。

② 公元1884年。

过基于当地风气，之后虽每隔一年仍举行大祭典，但热闹程度终究无法回到十七年度的往昔，不知何时竟变成形式上的祭典了。

山王祭是三大祭典之王，氏子范围横跨麹町、四谷、京桥、日本桥，包含山之手和下町中心区，在所有江户祭典中也是最华丽的。我小时就在麹町长大，因是氏子之一，最理解此祭典，而此祭典也在明治二十年六月大祭那时，还留有往昔面貌，之后便急速衰落了。近年来甚至比神田祭还寂寥。

深川八幡离我家较远，我不知道详情，但似乎也在明治二十五年八月大祭以后，就没听过深川祭很热闹的风声。此祭典最有名的并非花车或露天舞台，而是各町内的神轿，因此俗称神轿祭，自江户时代就保存众多历史悠久的神轿，看来在大地震那年多烧毁了。

也因此，自明治时代中旬以来，东京可以说没个像样的祭典了。光看明治末期和大正时代的“形式上”祭典，绝对无法想象往昔的壮观。我不知道京都祇园会和大阪天满祭如今变得如何，但东京的祭典确实灭亡了。反正也没复兴希望。

澡堂

称呼“汤屋”为“风吕屋”的人逐日增加，由此也可见东京澡堂的变迁。即使有三马著的《浮世风吕》^①这书名，但那毕竟是书名，一般口语通常说成“钱汤”或“汤屋”，我不知元禄时代的往昔如何称呼，不过文化、文政时代至明治时代，若有人称呼“风吕

① 式亭三马所著滑稽小说。风吕，“澡堂”之意。

屋”，东京人都会笑人家是乡下土包子。如今似乎颠倒了。

澡堂二楼到底留至何时，我也没有正确记忆，只记得明治二十年，公布了许多针对东京澡堂的复杂规则，大概那时也同时禁止了二楼吧。我小时候大部分澡堂都有二楼，那儿有年轻女子服侍，登上二楼的澡客在此看报、下棋、喝汽水或喝麦茶。被禁止当然基于取缔风俗；即使不取缔，到了咖啡厅及牛奶厅林立的这时代，澡堂二楼终究也无法存续。不过，泡完澡喝一杯茶倒是不坏。澡堂旁若能设置简易咖啡厅，大概生意会很好，只是东京似乎还没人想到这点。

五月端午节的菖蒲汤，立夏的桃汤，冬至的柚汤——其中桃汤最早式微。据说在立夏泡桃叶汤，便不会遭夏虫咬，不知是澡客不喜欢还是澡堂方面认为不合算，不知何时此习惯竟停止了，因此现年轻年轻人不知桃汤是什么。菖蒲汤和柚汤也变成形式上的习惯，不久大概也会消失吧。

往昔在菖蒲汤或柚汤的日子，澡堂柜台上都会搁神台，澡客口里说“喜钱”，再将用白纸包好的澡费搁在神台上。当然白纸包内的澡费会比平常固定澡费多一些。可是，近年这习惯也消失了，没人在菖蒲汤或柚汤的日子搁喜钱。澡堂也不再摆出神台。这样一来，对澡堂来说，菖蒲费和柚子费都是亏损，因此每家澡堂也不在澡池内放太多菖蒲或柚子。有些澡堂更过分，为了不让澡客偷拿回去，竟用绳子将菖蒲整束绑起来。柚子则放入麻袋系在澡池内。既然做得如此杀风景，不如干脆跟桃汤一样废止算了。

朝汤自江户时代以来便有名，东京人甚至骄傲地说没朝汤的

地区不能住，但东京人引以自豪的朝汤，也在大正八年^①十月起同时废止了。理由是早朝就烧水的话，澡堂入不敷出。因为澡客抱怨，近年来有些澡堂恢复了朝汤，但也是极少数，大部分澡堂的情况都是下午一点去时还没烧好水。

对江戸仔来说很倒霉，却也没办法。有人建议朝汤费定为十钱，可这似乎也没人实行。

荞麦面铺

荞麦面铺比往昔干净多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澡堂和荞麦面铺的步调似乎一致，澡费上涨的话，荞麦面也一定涨价，荞麦面价钱降价，澡费也一定降，不过近年来比起澡费五钱，竹笼屉荞麦面和素汤面的价格竟是成倍的十钱。只不过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，警察局不允许澡堂涨价。

我们当书生那个时代，东京除了几家有名的，其他荞麦面铺都很脏。以前人们便常说，干净的荞麦面铺少见好吃的荞麦面，想吃好吃的荞麦面，就必须到肮脏的面铺。如今每家都变得很干净。然后，大部分都变得难吃。古人果然没骗我们。山路爱山氏在某杂志写说，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不晓得荞麦面是用刀切，他们吃时均以为是机器切的，而机器切的荞麦面确实难吃。或许“荞麦面切刀”这词也将会消失吧。

不知是否人变得奢侈，近年有很多人在荞麦面铺吃加料汤面。而汤面种类也随之增加许多，甚至出现咖喱南蛮这种怪汤

^① 公元1919年。

面。真正想享受荞麦面味的话，一般都吃竹笼屉面或素汤面，喜欢吃加料汤面的通常是女人和小孩，但近年来却为之一变，似乎变成没钱人才吃竹笼屉面或素汤面。加料汤面根本吃不出真正的荞麦滋味。荞麦面铺不再精挑细选荞麦面也是理所当然。

外地人愈来愈多，证据是吃乌龙面的人增多了。荞麦面铺应该只卖荞麦面，到荞麦面铺叫乌龙面的话，以前会被笑是乡下人，最近却连一般荞麦面铺也在卖乌龙面。叫了加料面或天麸罗面，铺子里的人时常会反问要荞麦面还是乌龙面。不特别说明的话，一般都是荞麦面，但铺子里的人慎重起见，仍会确认一下，由此可见吃乌龙面的客人增多了。

锅烧乌龙面^①也不是江户时代以来的吃食。关西地区往昔就有“夜啼乌龙面”，但江户夜晚卖的是荞麦面，俗称“风铃荞麦面”或“夜鹰荞麦面”。明治时代以后，锅烧乌龙面才进入东京，默阿弥的《嶋銜月白浪》是明治十四年的作品，剧中有个到堀内参拜的男人，在《招魂社鸟居前》那一幕边吃夜鹰荞麦面边说，现在跟以前不同，夜晚卖荞麦面的人愈来愈少，反之卖锅烧乌龙面的人逐年增多，由此也可知锅烧乌龙面是明治时代以后才进来。但连那卖夜鹰荞麦面的，如今也都变成卖锅烧乌龙面了。其中还有化为烧卖铺的。

大正五、六年开始，荞麦面铺也卖起天麸罗或亲子盖饭。荞麦面铺起初卖了乌龙面，现在又卖起饭来。这样一来，更无法讨论荞麦面好吃难吃的问题了。

① 小火锅加料的乌龙汤面。

目录

代序

新旧东京杂题

〇〇一

金蜡烛

如呼啦怪谈

〇〇一

大阪屋花鸟

〇三七

正雪绘马

〇七一

大森鸡

一六一

附录

锁国政策

一九五

贸易都市·长崎

振袖大火

吉原与太夫

图版选说

二〇七

卖冷水小販・蜡烛屋看板・蜡烛屋・初經卖・易者・茶屋与茶屋娘・木蜡烛・武者・武道稽古・植木屋・小料理屋二楼的酒肴・关起大门的铺子・娘与小娘・披头散发女・镜台・藏内・露路奥长屋・卖糰糊老太婆・绘马・正雪绘马・商家女房・井戸・绘马堂・绘马屋・绞脖子・糯米团子茶屋・大森麦秆细工・石榴口

御金库竟遭侵入，盗走四千两黄金！大江戸八十八町捕吏全员出动，务求秘密破案。隔无数月，一年轻主妇紧抱金芯蜡烛坠河溺毙，半七风闻消息，分析两者关联匪浅，立马赶去……

金蜡烛



蠟燭屋



—

秋天夜长时期。我照例去拜访半七老人，正听着有趣旧话，六席榻榻米房的电灯突然熄灭。

“啊，停电了？”

老人叫来管家阿婆，让她立即拿蜡烛过来。

“电灯和座灯、油灯不同，虽然方便，却时常停电。”

“不过您家中随时都备有蜡烛，这点令人很佩服。”我说。

“哪里，这没啥好佩服的。我这种老派人，就算流行油灯，或有了电灯，也总觉得家里不能没蜡烛，所以经常存着。像今晚这种时刻，便派上用场了……”

老人开口闭口净说自己是老一辈的，但在明治三十年^①前后，一般住居会使用电灯的反倒算时髦人，事实上连我家也还是点油灯。使用新式电灯，却仍不舍弃蜡烛，我觉得这正显出半七老人的个性。

与现今不同，当时停电时间很长，有时甚至让部分东京陷于三十分钟或一小时的黑暗，令人困扰万分。今晚停电亦长，主客两人坐在随夜风摇曳的昏暗烛光前持续聊了一阵，从蜡烛打开话匣，老人说起了往昔的侦探故事《金蜡烛》。

“如你所知，安政二年^②二月六日那晚，藤冈藤十郎和野州

① 公元1897年。

② 公元1855年。

流浪汉富藏合谋闯进江户城正殿的御金库，偷盗了四千两金子。这起御金库窃案，在江户改名为东京时被编成戏剧，明治十八年十一月于浜町的千岁座剧场上演，由九藏饰藤十郎，菊五郎演富藏，因为非常叫座，我也去看了，那时想起往事，简直历历在目。安政二年我三十三岁，正是男人年富力强的年龄，听到这起案件时，心想非同小可，便马上行动。当然，并非只我一个，全江户的捕吏都动员了。八丁堀各位大爷也传唤了我们，下令要我们拼命干活。因是那个时代，上头飭令我们严守口风，绝不能将御金库遭窃一案对外泄露，一切暗中搜查，可俗话说人嘴封不住，也不知谁说出去，风声马上传遍世间。”

那年四月二日夜里，跟今晚一样将近四刻（十点）时，两国桥靠西那附近传来疑似跳河的声响，守桥老头提着灯笼走出西端的守卫小屋。两国桥虽于天保十年^①四月重建，但毕竟是长达九十六间（一百七十三米左右）的桥梁，日夜行人络绎不绝，到了第十七年的安政二年，已随处可见破损，人马通行有危险之虞，于是该年三月开工修缮，在桥南侧也就是大川下游架了一座便桥。正是有人自那便桥坠河。

夜色阴暗，还下着细雨。桥一端高高架着鹰架，与便桥平行。桥下系着几艘装满木材石头之类的船只。在这般杂乱之中，自桥上光用灯笼照看也无补于事。结果没任何发现。

守桥老头按多年经验，知道那水声是因何而起。他说不是抛下重物的声响，绝对是有人跳河，或有人被抛进河里。不过因当

^① 公元1839年。

天是无月暗夜，或许有人不小心从不完备的便桥坠落。总之，也不知坠河的是男是女，那人就此行踪不明。

第六天早上，手下幸次郎双眼发亮地自神田三河町半七家后门进来。

“早上好。我就直说了，头子，您听闻两国那事儿了吗？”

“两国……四五天前夜里有人落河那事？那么长的便桥只挂一盏灯笼，实在太危险了。”半七皱眉，“难道浮出尸骸了？”

“嗯，也可以这么说……昨天下午为了施工，稍微堵住上游河水，便桥西端因水浅露出河底，结果有具女尸沉在那儿，工匠们骚闹不已……您听我说，那尸骸很怪。”幸次郎双眼炯炯发光，“那女人慎重地紧抱着布包……打开一看，有五六根大蜡烛……不，听说确切数目是五根。可是那蜡烛重得出奇，有个工匠说其中必有古怪，便拿了一根往旁边桩子上敲，这才明白蜡烛为何那么重。烛芯竟然是纯金棒子，表面浇一层薄蜡，佯装成蜡烛。众人大吃一惊，马上通报主管公役。之后逐渐调查，得知每根里头都是纯金烛芯……怎样？这不是很怪？”

“唔，的确很怪。那尸骸是怎样的女人？”

“我没亲眼看到，但听说是个三十二三岁的时髦主妇，布包内没其他东西。身体无伤，单纯溺水。据说确实是跳河致死，但不知蜡烛来源。这世上哪会有用纯金作芯的蜡烛呀！那女人到底为何抱着那种东西，我认为有必要好好查一下，您说是吗？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这事不能置之不理。”半七重新支膝坐好，

“喂，阿幸，你好好干，搞不好是条大鱼。”

“看来不像普通的自杀。”

“总之，你去打探出一些有用线索。咱们重新绑紧腰带，准备干活吧。”

听闻金蜡烛一事，半七之所以会立即露出紧张神色，是认为可能跟御金库窃案有关。该案直至第三年，亦即安政四年才知犯者何人，当时还毫无线索。是熟知江户城内构造的武士或其仆从干的，还是一般町人下手？众人正苦于判断，因此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无论犯人是谁，既然胆敢潜入江户城闯金库，应该也有相当觉悟，不可能做出左手进右手出那般挥金如土的蠢事。任谁都可想象，他们大概会先将金子埋在某处，待搜查和缓后再悄悄搬出来。

至于藏匿方法，一般说来是埋在自家地板下，其次是选择避人眼目的场所，做个记号埋进去。这些任谁都想得到，这回犯人大概也选择了其中之一。另外就是熔化金币制成饼金。擅自将通货制成饼金，等同于熔毁国宝的重罪，但既然已是闯金库的重犯，对这种小事自然已无顾忌。金币就算并非全部熔毁，也可能熔毁部分来改变形状。半七认为，以纯金棒芯制成大蜡烛，确实也是一法。

可想而知，金库强盗并非单独一人，至少得有二或三名同伙。尤其若欲熔毁金币，很可能还有其他同党。半七立即召集所有手下，命他们调查全江户的蜡烛铺和金银工艺职人。

“那，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？”

再怎么说明，总得到现场一看，半七便带着幸次郎出门。四月初青空晴朗无云，街上熙来攘往的皆是换穿了夹衣的男男女女。景气虽不如往昔，但叫卖时鲜鲣鱼的声音听起来依旧朝气蓬勃。

“已经完全入夏了。”幸次郎说。

“冷天虽然伤脑筋，热起来我们这行也不好干活。我说，那